

俄国学者尤里·罗列赫对格萨尔活态性的民族志调查

邓鹏飞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25

DOI:10.61369/HASS.2025090014

摘 要：20世纪初，俄国学者尤里·罗列赫格萨尔研究成就勾勒出了格萨尔学的轮廓，更重要的是，他引入民族志田野作业方法，较全面地描述了当时青藏高原各地的《格萨尔》的活态性。史诗的演述与创作、流布与接受、民俗与风物，艺人传承与生存，格萨尔艺术等方面都翔实记录下来，使史诗的民族志文化语境得到了保存。

关 键 词：尤里·罗列赫；《格萨尔》研究；民族志方法

George Roerich's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iving Tradition of Gesar

Deng Pengf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225

Abstract：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Russian scholar George Roerich's research on Gesar outlined the contours of Gesar studies. More significantly, he introduced ethnographic fieldwork methods to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 the living state of the Gesar epic across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t that time. He meticulously documented the epic's narration and cre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folk customs and local traditions, the survival and transmission practices of storytellers, and various aspects of Gesar artistry, thereby preserving the ethnographic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epic.

Keywords：George Roerich; "Gesar" studies; ethnographic methodology

引言

《格萨尔》史诗诞生在中国，格萨尔学却兴起于欧洲，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域外格萨尔研究的成果，是我国史诗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在20世纪初，西方格萨尔学从史诗收集、翻译和评介向学术研究转型，俄国藏学学者尤里·罗列赫^①就是这一过渡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对《格萨尔》及其学术的最全面研究”^{[1][216]}推进了格萨尔学的发展。罗列赫的《格萨尔》学术成果有，1925-1928年在中国西部探险中对格萨尔进行了全面的民族志田野考察，并在安多藏区收集到一部西方前所未知的《格萨尔》，^②考察详情发表在英文探险记《亚洲腹地旅行记》（*Trails to Inmost Asia*, 1931）中；1942年在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发表《岭格萨尔王史诗》；以及本世纪才得以出版的《中亚史》中有关《格萨尔》的论述。我国学界对罗列赫及其《格萨尔》研究成果缺乏关注，迄今为止只有杜永彬介绍了罗列赫英译藏族佛教史经典《青史》的贡献，以及王青山评述了罗氏法文著作《安多藏语研究》，西南民族学院杨元芳1984年将《岭格萨尔王史诗》翻译成中文出版^[2]。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评介罗列赫《格萨尔》研究的内容，理解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评估他的贡献，为发展我国格萨尔学提供镜鉴。

八十多年前罗列赫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勾画出格萨尔学学科体系的雏形。如对格萨尔传统的田野调查；西方格萨尔学术史的全面评述；基于藏语方言的对各种《格萨尔》传本的比较分析；《格萨尔》的起源断代和发展衍生；藏语传本和蒙古语传本的比较分析；之前学者鲜少涉猎的论域，如《格萨尔》的流传分布，说唱艺人的传承、表演和生存处境，各类格萨尔艺术，格萨尔风物遗迹和民间习俗，等等。就方法论而言，罗列赫把田野调查引入《格萨尔》研究，显现出他方法革新的意识。以田野调查“收逸于当时”，把握格萨尔口头传统的活态性，可以补救文本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不足。又何况，罗氏对古藏语深有研究，是藏语方言专家，发表过安多、拉忽尔等藏语方言的著作，因此极擅长对史诗作历史语言学分析。俄罗斯东方学家沃罗比约娃因此赞誉道：“没有一个欧洲学者有机会、有足够的语言技能来补充罗列赫对《格萨尔》史诗的收集和分析”。^{[3][7]}因此，罗列赫的格萨尔研究，是以民族志田野调查、历史语言分析和“考古志于载籍”的历史考证相结合的方法论为特色的，藉此对史诗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较合理的分析，发展出了一些新的论域。

对《格萨尔》的田野工作是从把“口头”演述文本化开始的。20世纪初弗兰克（August Francke）在拉达克地区、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éel）在康区采录《格萨尔》艺人的口头说唱，开史诗田野工作的先河，不过他们重在记录史诗。罗列赫敏锐地意识到，格萨尔是一种口头演述传统，是活态性的，因此以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对这一口头传统的文化生态展开田野调查，用人类学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把史诗的活态演述与传承、流传与散布、遗迹与风物、传说与民俗、乐舞画艺术等方面翔实记录下来，成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史诗的民族志文化语境的宝贵留存。

一、活态演述与传承的描述

在格萨尔学者中，罗列赫是全面描述格萨尔说唱艺人表演仪轨和生存处境的第一人。他记录下说唱艺人的角色和类型：艺人有男有女，承担了格萨尔王的祭司和端公的角色，有穿着特殊服装的专业流浪说唱人，也有普通说唱人。他描绘了艺人演述情境：说唱人用吟唱的方式唱诵，历时3到10天。专业说唱人把史诗记得滚瓜烂熟，经常在一种恍惚状态下演唱，他们还会即兴创作，调整内容以迎合听众期待。业余说唱人很少能将章节熟记于心，大多诵读手抄的片段。巡回说唱人仲巴的装束很特别，跟苯教端公相仿，身穿白色的藏式长袍，头戴象征性的装饰了太阳和月亮图案的红色翻领高高尖帽，携带画有格萨尔王生平的卷轴画，手拿一支装饰哈达的箭，说唱时用它指示画中场景。在安多的果洛和霍尔部落中，举行葬礼时会说唱史诗。说唱前艺人在一块平地撒上青稞粉，听众和讲唱人围坐起来，说唱持续几天后，青稞粉上通常会有一些痕迹，人们相信这是被说唱召唤来的格萨尔王的战马留下的蹄印。

罗列赫洞察到说唱艺人的生存窘境和传承危机。著名的说唱人身边跟着一些学习唱诗的门徒，定居的说唱人往往父子相承，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播史诗。但是“现代文明的压力迫使古代传统的承载者走向大山深处，精通《格萨尔》的说唱人越来越少见到”，“亟须加快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383] 罗列赫的呼吁无疑是预见性的，保护格萨尔艺术传承，研究说唱艺人，已是我国当代格萨尔学的最重要工作之一。

二、史诗流传及影响的观察

《格萨尔》流布广影响深，是其活态性的表现。在罗列赫的观察中，史诗流传在藏族和其他民族中间，在安多和康区的游牧部落中尤其流行。在藏北高原羌塘、锡金和不丹的游牧部落间，在遥远西部喜马拉雅北麓大湖地区的“江巴”人中，都有格萨尔王的故事流传；^[357-58] 在和藏族交汇毗邻的霍尔、撒拉、裕固、蒙古和突厥语等部落中传播，在“信奉古苯教的东部霍尔、蒙古和突厥部落中非常受欢迎”。^[4360] 喀喇昆仑山的某些部落中也流传着格萨尔王的功绩故事。^[358] 拉达克人认为格萨尔王出生在本地，历代拉达克统治者咸自认为是格萨尔王的后裔；在当地一所避暑住宅里，罗列赫看到了一幅描绘格萨尔王和姜国交战场景的罕见壁画。^[426-28]

罗列赫摹写了游牧民嗜好听闻《格萨尔》的情状。人们相聚时会讲起格萨尔故事，遇到节日活动时，家有喜事时，或燃起篝火跳舞时，就会唱起古老的格萨尔歌谣。牧民一听到歌曲，脸上“闪耀出内心的火焰……比语言更能传达出内心深处蛰伏的古老好战精神……一种直觉和深邃，埋藏在心灵和精神的深处”。^[4344-345] 游牧民把格萨尔王想象成救世主，“急切地等待他再临，把人民从邪恶和不公中解放出来”。^[4360] 寺院里保存着多卷《格萨尔》手写本，牧民帐篷里也珍藏着抄写的史诗片段。对于藏东北和藏北的游牧民来说，“格萨尔王的传说不仅仅是一部史诗，也是他们的宗

教，是他们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是他们辉煌过去的典范。”^[4359]

《格萨尔》有大量异文本并且不断增添新内容，也是一种活态性表现。罗列赫注意到，许多地方有本地版的《格萨尔》流传，使用当地方言，引入当地故事和部落传说，但史诗英雄叙事的核心，关于古代部落战争的主要情节是相同的。安多有两个以上的说唱本。青海湖的巴纳部落（黑帐篷）、果洛部落、霍尔部落间都各有自己的版本流传，一位霍尔部头人收藏有一部16卷手抄本。康区有一个版本，撒拉族、裕固族有一个版本，西部的拉达克、拉乎尔、噶尔萨等地也有本地版。罗列赫留意到，史诗仍在发展，“在一些藏族部落和蒙古族部落中，《格萨尔》史诗不断被新的歌曲和情节所丰富”“在霍尔部落……史诗的新篇章几乎已经写就，讲述格萨尔王重返大地……在某些蒙古部落，新增加的内容具有预言歌曲的特点”。^[4360] 在罗列赫看来，新内容之所以产生，乃因藏族地区及周边的游牧民“被一些隐秘的不安所困扰……向过去的古老传统寻求启示”。^[4361]

三、格萨尔风物传说的载记

扎根于民间传《格萨尔》在发展和流传过程中，人们会不自觉地英雄传奇增华到身处其间的山川风物上来，附会出千姿百态的风物传说，从而给史诗增添鲜活的气息和神秘的色彩。

罗列赫记下了沿途闻见的格萨尔风物及传说：很多地方有供奉格萨尔王的庙宇和神龛，岩石上刻有格萨尔王图像。地理景观常常嵌入格萨尔传说，格萨尔王的马鞍、格萨尔领地的大门、格萨尔王国的边界、格萨尔王的石阶，这样的名称处处都有。果洛部的许多地方和山峰都与格萨尔有关联，高耸的阿尼玛卿雪山被传说为格萨尔王时代遗留下来的“王宫”；岩石上特别的凹痕，被当作格萨尔王的马蹄印；岩石上的剑形图案或竖条石，被当成“格萨尔的剑”。甚至传说称，格萨尔王和麾下勇士打完胜仗，就将武器封存在安多一座格萨尔庙里，用剑搭成了屋梁。^[4350] 不少地方会举行纪念格萨尔王的盛会，进行骑马箭术比赛，还会唱起格萨尔歌子。^[242]

四、格萨尔民间艺术调查

格萨尔民间艺术是格萨尔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罗列赫调查了格萨尔唐卡、造像、戏剧，等等。有许多描绘格萨尔王神奇生活的唐卡。宁玛派的格萨尔卷轴画，会在上端画普贤菩萨，或中间画佛像。格鲁派的格萨尔画作，可以见到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出现。苯教的画像，让格萨尔王居于中央，着苯教装束，四周画上他神奇生活的场景。把格萨尔王画成关帝模样的唐卡也很多。格萨尔也以泥身塑金像或铜像出现，和佛教造像艺术的风格相类。

藏传佛教把格萨尔挪用在戏剧中，罗列赫在一些格鲁派寺庙中看到了喇嘛表演的格萨尔神秘戏剧。^[240-42] 对佛教与格萨尔王崇拜的融合，他评价道：“宁玛派和格鲁派一直试图挪用流行的民间史诗。在康区，宁玛派信徒有一种为格萨尔王献祭的仪式，格

萨王被尊为信仰的捍卫者——崔宗。在安多的格鲁派信徒中有一个出人意表的说法，即宗喀巴本人是格萨王的导师。”^{[3]63}

五、结论

在20世纪初格萨尔学建构雏形时，罗列赫对格萨尔口头传统的活态性的田野调查和描述是最全面的。史诗的演述仪轨，说唱艺人的生存与艺术传承，史诗的流传、演变和分布，格萨尔习俗、风物、传说、遗迹与影响，格萨尔唐卡、雕塑、戏剧、音乐等等，他都做了民族志实录，为后来《格萨尔》田野工作指明了方向。

注释：

①尤里·罗列赫(1902–1960)，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ерих，英文名 George Nicolas Roerich，亦称乔治·罗列赫，以藏语方言学研究、对藏族佛教史经典《青史》的杰出翻译和编写十一卷《藏俄英词典（与梵语对照）》闻名欧美学界，在藏族艺术、藏传佛教、游牧部落、蒙藏关系、中亚史等领域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②罗列赫把这部史诗节选了十一个片段收入《安多话：藏语古方言研究》一书，全文并未出版。

参考文献

[1]Osmaston, Henry and Philip Denwood ,eds. *Recent Research on Ladakh 4 & 5*[C]. London: SOAS Studies, 1995.

[2](俄)罗列赫，岭格萨尔王史诗 [C].// 格萨尔王传译文集. 杨元芳，编译. 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 4–54.

[3]Рерих, Ю.Н. Тибет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татьи, лекции, переводы [M]. Сама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Агни», 1999.

[4]Roerich, G.N. *Trails to Inmost Asia: Five years of exploration with the Roerich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1.